

天在听钱伟长或张维教授的“应用力学”或“材料力学”，这两门课每星期六一次小考，每月一次中考，期末大考，还要做不少习题；下半天就拿起画笔在名画家李宗津先生或李斛先生的指导下画素描，或者在高庄先生的指导下做雕塑。这两者似乎很难统一甚至对立，但作为一个建筑系的学生，我们只好克服困难熬过去。

解放前夕，有的同学休学或退学，从此没有了音信，如汪佩虎、刘仲良、黄振鹏等，但是，我们还是很怀念他们，希望有那么一天得到他们的消息。有的同学改名换姓，参加革命，如宋华沐改名钟涵，后来成为有名的油画家；有的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，推迟了毕业的时间，以至在1950年的8月，如期完成四年学业的只有7人，也就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

毕业生。他们是：杨秋华、朱自煊、张德沛、丁培良、黄畸民、虞锦文和钟炯垣。毕业后，杨秋华和丁培良被分配到俄文专修学校；张德沛和钟炯垣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；朱自煊留校任教；虞锦文被分配到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；黄畸民被分配到敌逆产清查管理局（北京市房管局的前身）。他们都勤勤恳恳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干了一辈子。

我们有幸成为梁思成先生“手把手”教导出来的弟子，梁先生的思想、道德和品质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始终是一个普遍劳动者的身份辛勤地工作着。如今吾侪老玄武们均已年愈古稀，回忆今生，我们无愧于心，我们是完全可以告慰于梁思成先生的。

## 怀念清华

○林水俊（1953 机械）

一转眼 60 年过去了。毕业离校时风华正茂，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。回想往事，我常常怀念在清华求学的三年，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。

### 进入清华

我是 1950 年由印尼回国的。在国外生活了 20 余年，切身感受到由于中国积贫积弱，国际地位很低，中国人总被外国人看不起，受欺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印尼的荷属殖民地政府不敢得罪日本人，却对中国人横加限制，动不动就驱逐出境。抗

战胜利后，外国势力仍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耀武扬威，我们爱国华侨青年深感不平和焦虑。1949 年得知解放军过长江时炮击了英国军舰而英国不敢报复的消息后，我们感到共产党行，中国有了希望。我就参加了回国同学会，决心回国学好本领，报效祖国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，又经历了 18 昼夜的海上颠簸，才到达天津。天津市长黄敬设宴欢迎，还告诉我们周总理曾特别关照过轮船公司，要严防国民党特务破坏，确保我们安全回国，这使我们备感祖国的温暖。我匆匆忙忙地到北京参加

## □ 我与清华



林水俊  
学长

了全国大学入学统考，以华侨身份被清华大学机械系优先录取。

进了清华，首先感到的是环境太美了，绿树成荫，小桥流水，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大学！加上听说清华的教师一流，校风也很好，更感到自己很幸运。当时，机械系的新生都住在二院宿舍，我被分到二院28号的大房间里，同屋的共有16人，除我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，大家都很友好。屋里的床铺是上下双人铺，我和温州来的王国鑫同学分到一张铺，我主动挑了上铺，他却说“你是国外回来的，我理应在上铺”。并坚持把他的行李往上铺放，我也不得不同意了，心里颇感温暖。我们16人（李荫寰、蒋滋康、陈宏芳、崔孝秉、朱耀祥、陈兆年、水永安、黄增铭、杨庆午、杨德祥、王国鑫、侯虞铿、王民强、潘家韬、吴广炎和我），按寝室编号被称为第28组，生活和学习上总是互相鼓励、互相帮助。虽然二年级后大家分到不同的专业学习，但每次毕业纪念聚会时来参会的28组同学总要在了一起畅谈并摄影留念。

二年级时我们搬到明斋，三四人住一间，和我同室的有杨德祥和周逸民同学，周是因病休学一年才转入我们班的高班同

学，数学很好，他非常耐心地帮助我学习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三年级时，北大和燕大机械系的同学转到清华，和我们一起重新分配到两个系的四个专业。宿舍重新调整后，我和来自北大的任泽霈、来自燕大的周鸿宾同学，都学汽车专业，共住一室，很快就成了好友，在学习和体育锻炼上我都得到过他们许多帮助。

### 思想信念的变化

我回国求学是基于大中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历史知之甚少，只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强，新中国比旧中国好，所以我很有兴趣弄懂共产党的治国主张。当年清华的政治气氛很浓，既有政治课学习社会发展史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毛主席著作，还有各种时事报告会和社会政治活动，如宣传抗美援朝、报名参军参干、协助三反五反、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，我都积极地参加了，并用心地去领会其中的道理。我最主要的思想变化有以下两个方面。

一是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，相信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；同时，我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建成富强的新中国，因此我自愿听党的话，跟着党走。虽然其后20多年里党的路线和政策出现过一些错误，甚至有过严重的错误，但1979年后拨乱反正开启的新局面再次表明，中国需要有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核心力量。

二是为我们中国能在抗美援朝中顶住美帝的打压无比自豪，并且认识到爱国就应甘于为国献身。记得抗美援朝开始时我

是有点恐美的，军干校招生时，我犹豫过要不要报名，去了是要冒生命危险的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想通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退缩就不是真爱国，我就积极报了名，虽然最后没被批准，但我通过了一次爱国思想的考验。

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，我于1952年初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后来我在一汽工作期间于195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# 学习杂忆

我在国外是念完高中回国的，那时已经22岁了。由于日寇占领南洋群岛期间家庭多次搬迁及社会动荡等原因，中学上得时断时续，因而数理化学得不扎实，考大学时勉强及格。大一时政治活动较多，更增加了我的学习难度。

大一时，投影几何是大家公认的“头痛几何”，幸好褚士荃教授体谅我们学习的困难，在关键的地方教得很详细，考试时也没给我们出难题，我也就过关了。教我们微积分的孙老师，讲课也很清楚，可惜我后期因为参加运动落下了课又没时间复习，没考及格，全靠周逸民同学给我补课，补考时我全做对了，应该说是满分，但按学校规定，我的数学成绩只能记为“补考及格”。大二时，教我们力学的是钱伟长教授，教热工热机学的是刘仙洲教授，还有教机械原理的曹国惠教授，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三年级时课程很多，我们学习得很紧张。不过政治运动少了，蒋南翔任清华校长后，再三强调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，我们也知道学满三年就要提前毕业离校去

参加祖国建设了，学习热情都很高，但我一下子要对付那么多的课，感到很吃力。任泽需同学知道我信心不足，有一次看到我汽车构造课得了满分，就鼓励我说，你完全可以学好，不要失去信心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教我们汽车和发动机专业课的老师是宋镜瀛、程宏和耿耀西教授，宋先生平易近人，程先生讲课逻辑性很强，都是我永远不忘的。

毕业时，我所有课程成绩都过了关，只是得优秀的较少。毕业考试以后，为了适应向苏联学习的需要，学校又组织突击学习俄文，俄语老师编了一本速成俄语教科书，要求一个月内达到靠字典就能看俄文书的水平，这一项我也顺利完成了。

要毕业分配去工作岗位了，我很担心只学了三年，底子不厚，到工作岗位上能否完成任务。蒋南翔校长很理解我们这些提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思想，做了几次报告来解除我们的思想顾虑。我至今还记得在他的报告中的四句话，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。

第一句话：看一个人能力强不强，首先要看他能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。人应该去适应环境，而不是让环境来适应你。只有先适应环境，才有可能去想法改造环境。第二句话：学校学得的知识只是基础，到了工作岗位必须继续学习。要谦虚地向有经验的人学，向工人师傅学，向周围所有的人学，才能学到真知识。第三句话：开始工作时不懂不要紧，加紧学习就是。共产党在根据地没有火车，有了火车会开了也不会管理，好像赶马车一样去开火车，后来不是也管得很好吗。第四句话：要德才兼备，还要注意锻炼身体，要能为祖国

## □ 我与清华

工作五十年。

以上这几句话可能不是准确的原话，但确实给我印象深刻，我在一汽工作的40年里就是尽量这样去做的。无论是做总厂生产计划员、做汽车道路试验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室主任，还是做汽车研究所整车研究室主任、副所长、副总工程师，我都是从学习开始，不断提高自己来熟悉和适应岗位要求，同时保持健康，使担负的工作能顺利完成。

1953年分配到一汽工作的同班同学共16人。其中10位同学后来陆续调往二汽、一拖和其他城市，一位归侨同学林问祥在“文革”期间回到原侨居国，只有孟世孔、翁强华、杨建中、周鸿宾和我5人一直未离开一汽。孟、杨二人退休前分别担任一汽外经贸处处长、汽研所副总工程师。周鸿宾退休前在汽研所做底盘设计及试验工作，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在“文革”中受了冤屈，精神上受打击，使身体健康受到了伤害，他已于2012年病逝。翁强华同学原在一汽的工厂设计处工作，因接连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极左的对待和打击而精神失常，令我们十分痛惜。

### 体育锻炼

清华大学重视体育是全国闻名的。每周的体育课平时不计分，但所有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通过“劳卫制”考核，并按及格、良好、优秀评分。在校领导和马约翰教授的倡导和严格考核下，同学们每天下午4点以后都到运动场和体育馆去锻炼。劳卫制考核的项目分为体力、耐力、速度、技巧4类，每类有多项。考核时每人可在各类中自选一项，但耐力类中的3000米

长跑是必选项目。我虽然自认为对体育有爱好，但开始时对劳卫制所列的项目一个都不行，正是由于每天定时锻炼，体育成绩才大幅提高。体力类的单双杠引体向上，经一两年坚持练习，最后达到劳卫制的优秀水平；我的臂力已经可以不用脚力的帮助，爬三四米高的绳子了。开始时我1000米都跑不下来，任泽霁和我一起练长跑，隔天一次按学校规定的3000米长跑路线锻炼，坚持了几个月后，我们不但能跑完全程，而且从头到尾保持一定速度，最后还能冲刺一段距离，达到优秀的标准。速度类最难，百米短跑我只能练到及格，心有不甘。周鸿宾提醒我，速度类还有一项跳绳可选，如果练会双跳（即上跳一次挥动两次绳子），就有可能达到优秀标准。我就和周鸿宾一起练跳绳，一两个月下来就学会了双跳，又练几个月就熟练了，最后我的劳卫制考核总成绩为优秀。

在清华三年，由于对体育锻炼重视，我还附带学会了划船，星期天有空时，我就一早去颐和园租只船，绕昆明湖划一周。这使我直到年逾花甲还对划船感兴趣。

总而言之，在清华三年，我建立了献身祖国跟党走的思想，学到了基础知识，练就了健康体魄，清华的严谨学风也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对于使我一生产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母校，对于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们，我永远心存怀念和留恋。

